



圖書匯纂  
 論語  
 一  
 正

D1-12  
 2673  
 24-1



仁12  
2673  
1-24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

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為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

與一作蓋繫養犧牲之所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

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

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語類問齊景

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

同本已心氏贈

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孔子還孔子遂行反乎

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

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九年庚子

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

行有答子路東周語○語類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

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肯去如陰雨蔽

霧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畧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

日這些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

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

墮成圍之不克

語類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便休

須別有箇道理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

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

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

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証且駭而猶不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

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

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

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語類問設若魯亦致膳於大夫則

夫子果止乎日也須去只是不若是之速必須別討一事故

去○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為相也

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氏既有所惑其

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

子作適

敦復堂

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

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

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語類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

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

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

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蓀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懼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

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

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

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

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語類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

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吾已矣夫聖

敦復堂

人自知其不可為矣乃敘書傳禮記有祀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十四年庚申魯西狩

獲麟有莫我知我罪我等語論語明年辛酉

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

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

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

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篇篇次不與齊魯

論同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此假進論語集解疏文中

語也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

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

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襍

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自陸氏蓋於諸

家說中得之耳石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

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註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

子稱石山金氏曰唐柳子厚亦謂成於曾子之門人而謂有

若以似夫子故尊之程子此論為定楊氏曰此書首

也與○已上二條言論  
語本未故附錄序說左方

論語要義目錄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語二十二篇魏何晏  
等集漢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本朝至  
道咸平間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甫昺疏約而修之以  
為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  
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謂王父子逞其私智盡  
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  
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為之下者顧其所

以為說又未能卓然不畔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  
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  
於遺經其所以教人亦必以是為務然其所以言之則異乎  
人之所以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韋齋未通  
大義而先君棄諸孤朱子十四中間歷訪師友以為未足於  
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  
有道延本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  
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  
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

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註疏。有不可畧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舍。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旣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得爲吾病。嗚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此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是乎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因取凡要義名氏大槩具列

於左。而序其意云。

論語訓蒙口義序

予旣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觀覽。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畧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遍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啟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以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刊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

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畧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為他人發也。嗚呼。小子來前。予幼獲承父師之訓。從事於此二十餘年。材質不敏。未能有得。今乃妄意採掇。先儒有所取捨。度德量力。夫豈所宜。然施之汝曹。取其易曉。本非述作。以是庶幾其可幸無罪焉耳。夫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精而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予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

敢惰也。毋率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淡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言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即此。以為學。其卒非離此。而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推而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備。亦終吾身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吾幾陷焉。朱子少嘗誤入釋氏二十四歲悟其非學於李延平先生始歸正傳今我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其懋戒之哉。述朱按學庸而論孟集註僅有史記序說未及另序翻閱文集有要義及訓蒙兩序而兩書無傳蓋要義即精義之所由來而訓蒙口義或為集註之所造端託始未可知也玩其文因知朱子之用功始之驅闢邪說開啟羣蒙日積月累朝更夕改由粗入



精由博反約而集註始定學者安享其成正不知先賢當日之辛勤有如此故並載以補集註序說之所未備云

論孟精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一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

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

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未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

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鮮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

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謹書。

語類問論語示人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大指類多體驗擴充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在。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又曰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飮。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又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他底不得。若孟子便

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問近看精義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又問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又曰。譬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泮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精義綱領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矣。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才雄。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孔孟只要分開聖賢之分。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得似聖人。譬如剪絲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

後能明其道。譬如。有許大氣象。然後爲泰山。有許大水。然後爲海。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又曰。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常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或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才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氣象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

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右論孔孟氣象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

不治而明矣。

語類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特患不精耳果能

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脈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類

推而無不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

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可見矣○問學者如何可以有得曰但將聖人

語言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

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

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語類講習

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

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

孟不會說話○問論語以何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

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最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

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凡看文字須先曉

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

一部論孟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

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凡看論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  
聖人語言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

終身儘多也。

語類讀論孟須是切已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又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

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論孟只剩讀著便

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語類讀書之法先要

熟讀須是正者背看左者右者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澹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

人讀書原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

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

疑。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是着力深方能

相向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

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語類莫云論語中有緊要處有泛說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

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

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

謝氏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

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

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

右論讀書之法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無事者輔氏曰不過是尋行數墨之徒有讀了後

其中得一兩句喜者語類到這一二句喜便是入頭處如此

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一句有契於心着實理

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輔氏曰是就其

性之所近而偶有所感發焉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輔氏曰好之則知其味矣如食五穀者

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舊未讀

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輔氏曰程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子言雖近

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

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

化月異而歲不同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覺意味深長語類所謂深長意味也別學者先讀論語孟

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類人之為

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

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輔氏曰讀語孟而不

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

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尹氏曰是書乃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

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精義綱領

卷首

三

課本

右論用力之方

分輯從述朱本稍為增訂而仍其目

敦復堂

論孟讀書之要 文集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一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

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疎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也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



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按語類綱領開示學者深切著明然多分說散說此篇則統舉其全體蓋尤綱領中之大綱領也故鈔列綱領之右

語類綱領

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淺後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他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

謂同也。○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工夫做去。○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孔子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

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理會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吃人若肯吃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言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按以上兼言論孟下專言論語其專論七篇者另列孟子子卷。○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

大物事。問論語近讀得如何。餘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他用意在那裏。

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他精神妙處。知得他用心苦也。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某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以下論集註。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心。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獸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

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思。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註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此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証者。此義不可以常訓通也。○問集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

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須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

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

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注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注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指而後及之也

又曰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句下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

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指及反覆此章之餘意

紹聞編今

學者讀章後集註當知此是說一章之大旨此是反覆此章之餘意二者須辨別得端的不可錯認

論語序說卷終

論語集註本義匯參卷之一

金壇後學王步青輯

子士鼇編

孫維甸尚畬校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

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語類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

其餘自然易曉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文集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

敦復堂

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為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其精純盡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不以不盡心焉。○語類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在敏事慎言之後。母友不如已在主忠信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語類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又曰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按此數語最明劃。○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居業錄云。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真。方可時習。愚按集註特提入性皆善。直從天命原頭說起。則學字來歷既明。繼以覺有先後。此由資稟不齊。乃見不可不學之故。所謂覺者。即吾性中之靈明。而其所覺則事物之所當然。與其理之所以然也。先覺謂凡人之先。我學道者。效先覺之所為。猶云學先覺之所學。或者之於古。而讀書論世。得其進修之方。或求之於今。而事賢友仁。資其誘掖之力。由是學問思辨以窮其理。而篤行以踐其事。則至善之所在。以明而吾性之初以復。此論語開章第一箇學字。集註可謂言之深切著明。而凡異學俗學。自無從置喙矣。○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又曰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惟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法。其粲然

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  
 理而不即是而求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按學固不止讀書  
 一事而窮理之要必在讀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  
 書與詞章訓詁宗旨自別語類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  
 飛也已學了又重去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  
 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月令所謂鷹  
 乃學習是也○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  
 而行之不已之謂習○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  
 行日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  
 且如學克已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已復禮○勿齋  
 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  
 已是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  
 謂習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  
 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語類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  
 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  
 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係切已用功處

○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  
 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尋求古人意  
 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  
 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  
 後知心裏說處按不亦乎語氣正欲入自得之○問不亦  
 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  
 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  
 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  
 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人  
 扶持將過才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  
 去矣○問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曰今人所以或作或  
 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看來夫子  
 只用說學而時習之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文集學  
 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向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  
 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  
 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  
 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  
 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

而又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無窮盡如此。○翼註時習有勿忘勿助工夫人但知忘者非習而不知助亦非習助長則生澀習則馴熟愚按時習有二義以時習之母凌節而不顧其安時習之母闊久而或生其間講家多有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兼之者然集註却意在時時習之。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語類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文集呂子約曰時習之義程子云云恐是學原於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又曰學者將為得此即時習而說之註釋與曰此說甚佳。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語類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

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

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語類問程子云時復思繹

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者也。○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只是籠侗說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立常常照管教如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恣散說便寬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學而時習何以說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溫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悅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



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是其習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條辨學有微始微終之學有起初頭之學此章第一學字只是起初頭之學若統三節總是論學這是微始微終之學按學之始朱子亦止就第一節約畧言之實則提起一學字便自微始微終看末節註自見○翼註此章是三疊語不是三平語工夫全在首一句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聖人一生只是箇學而不厭學則那有盡頭特為世人苦難而無自得之趣故說此悅樂不愠境界以鼓舞而欣動之只玩本文三不亦乎便想見他循循善誘之意○精義游氏曰說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若夫所以說樂所以為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

得譬諸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按語意自是舉遠以該近故下面引程子言信從者衆或有云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孔子道高德博三千之徒不遠千里而來而鄉人反輕之乃曰此吾東家某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目易玩此論未嘗不近是然細思終不如常說之穩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按以善及人承上節性非有我之得私○語類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日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福道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舊嘗有云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

得何待他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  
 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概吾之意至於信從者  
 衆則豈不可樂又曰大抵私小底人或有見則不肯告  
 人以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  
 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  
 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  
 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來○或問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  
 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  
 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為說矣然以  
 此理而舉世俛偃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千人同食  
 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說雖深亦曷為而能  
 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已者既足以及人而人之信  
 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  
 而吾之所得不獨為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  
 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  
 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欣交通宜揚發暢雖宮  
 商相宣律呂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朋

來之樂奈何曰以為樂其可以取益以為樂其相與講學  
 則我方資彼以為益彼亦安能自遠而來哉以為樂其義  
 理之不二則是未能自信而藉外以為樂也以為樂於才  
 大而友遠以為樂於充實輝光而聞譽有以致之則是以  
 此自幸而有驕吝之私也至於知不講之為憂則知講學  
 以為樂則正所謂以彼之有形此之無者夫樂與不樂決  
 於吾心可矣豈待此而後判耶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  
 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才九  
 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  
 於此按信從者衆信是信其所知從是從其所行或問中  
 只承知能貫將去方見得朋來之樂正是立必俱立成不  
 獨成以天下之理公之天下吾學中一片精神鼓舞洋溢  
 何等廣大光明並不落聲氣交游及所關精義中諸家之  
 說語類又曰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  
 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從者  
 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其為  
 樂也小矣這箇地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或問程子  
 位大故是高了

在外也以為積滿於中而發越於外耳說則方得於內而未達乎外也。語類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自能而自說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共樂條辨樂固是與人同然亦非因人之樂而後樂要知人方知能時亦未必遽如我之樂而我之樂自止不得。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王字泰論語義府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舍以字論則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天暑何嘗怒尹氏曰學他只是令人悶耳按此於字義最善為名狀尹氏曰學

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語類尹氏此等句極好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

微波。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耳若煨煉未能到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他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又曰為學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

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陳氏曰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峯饒氏曰朋專主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皆是。程子曰雖樂於及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精義楊氏曰朋來人知之也人知而樂不知而或愠

亦非君子矣。語類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

已之愠。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

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不

愠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陳氏曰不見是而無

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

不愠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後。紹開編

不見是三字包含許。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

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語類問學者稍知為己則

以言逆而難。日人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入做箇

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便是裏面動了非

必忿怒之謂。○今人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知，則便有不樂為之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為難。○輯語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又曰：人不知不愠，所以為難。是歎途窮事。愚按：所謂地位甚高，須從說樂後着想。○蒙引：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精言：人不知三字，必須重讀，實見其逆而難而字轉下方有力。君子身分亦說得着，實且不見。混入聖人分上去，惟不字須說得極平淡耳。○翼註：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又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按：朱子於下兩節俱推本首節至此，又繳轉不已二字，正與首節學之不已相應，皆其喫緊教人處。○說統時習

是終身事說，亦是終身事。曰：不愠，特自其人不知而言耳。蓋人不知而有愠，則猶是時習之功未至，即此愠之時，猶未能悅也。又曰：愠不自知，而說樂已去，不愠亦不自知，而說樂始真。按：此可想見不已之妙。○條辨：心有一點愠，學便有一息間，此中消息真箇細入微。人都說向人當知我，又說向人宜乎不知，我都在外面辨取，不愠自落浮淺。惟只見得裏面不動，憑他知不知，全然漠不相聞。○或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為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為己而已，本非為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問：不愠之說，孰為得之？曰：君子之學，固不求人之知，亦非有意求人不知也。然有實者，人自知之，豈必有求知之心，然後人得以知之耶？此所謂人不知者，正以宜見知，而或有不然而者耳。而或者

乃以聖人之事當之則已過高而失之矣又有引老聃知我者希則我貴以為說者夫君子固不求人之知然豈有幸人之不知而自喜其身之貴者哉又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夫君子之不愠自見其無可愠耳豈以自待之厚與迫於不得已而後然哉又有以為既說且樂便不能不愠者則其說太快不若程子楊氏為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為尤切使人之始學即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按此與中節載或問次條皆歷辨精義其諸說已駁不復詳後做此又語孟載或問式與學庸異例詳發也○語類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包了向日見某人講說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君舉大奇之怪甚按錄此見或問始中終三字無閑緊要可并破除後人習舉業立柱子之陋○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那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着時習習之果能說否

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按此正節節要人體認三不亦乎神理得方○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又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說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矣○紹聞編末引程子一條又所以聯絡三節之餘意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新安

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犯上謂干

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語類問

敦復堂

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小底亂到  
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  
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此言人  
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語類其為人也孝弟

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  
矣仁鮮字則是絕無之問有犯上者已是不好又何至於  
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  
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凌犯處乃為犯也若作  
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按金山謂上節以質言  
下節以學言後人多有議之者語類却亦云為人孝弟說  
資質好底人似為仁山所本愚謂首句亦約畧以資性言  
與下節板分質學則太滯矣看來只就為人大概渾說為  
得○集註云其心和順特下一心字已暗伏仁字針對兩  
好字而言見得孝弟之人心自和順即小不順亦非所好  
何況大不順下兩層都就心上看則次節本字已到○精

義游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  
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已而悖逆之氣不  
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  
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木漸於上  
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或問仁何以

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  
信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  
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  
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  
其發為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為是非土神  
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為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  
心之所以為妙也仁之所以為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曰  
仁為愛之理矣又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之道大不可以

一言盡程子論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而包  
 四者惻隱之體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  
 理此章孝弟為仁之本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下章所  
 謂巧言令色鮮矣仁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是  
 以聖門之學必以求仁為要而語其所以行之者則必以  
 孝弟為先論其所以求仁之者則必以巧言令色為甚記語  
 者所以列二章於首章之次欲學者知仁為急而識其所  
 當務與其所戒也按此論語第一仁字故集註兼愛之  
 理心之德為訓而或問復條析之使學者知其分復知其  
 合後一條元本分列次章愚特照西山集編併合為學者  
 提綱○語類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  
 分明四書通仁是性愛是情愛之理情根於性也心之德  
 心統夫性也按此申明朱子之意○仁者愛之理只是愛  
 之道理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  
 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  
 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  
 亦不可離了愛却說仁○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

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又曰仁之愛如糖之  
 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非愛他却能愛如目能視雖  
 瞑自不動他却能視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  
 之德是仁○勉齋黃氏曰仁性也既曰愛又曰仁何也天  
 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大用  
 不過生之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天地以是為心而人得  
 天地之心以為心故其所以為仁者愛是也仁固主於愛  
 然人心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其所為德者非一仁包四德  
 而貫四端則凡吾心之全德莫非仁也論仁之所專主而  
 至切者則曰愛論仁之所兼統而至廣者則曰心不若是  
 不足以為盡其義也曰愛矣而又曰愛之理曰心矣而又  
 言仁也曰愛之理則是情仁自是性程子言之矣愛非所  
 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張子言之矣言心則蓋指性而  
 覺而言曰心之德則專指此心所得之理而言所謂性也  
 所具之理皆在其中矣既曰愛之理心之德則釐而為二  
 矣又曰其實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專主而  
 切者固曰愛之理然其兼統而至廣者亦豈離乎專主而

哉故春者生意之生也夏者生意之長也秋者生意之斂也冬者生意之藏也蓋無適而非生意也方其靜也則一生意足以包四德及其動也則一生意足以貫四端愛之理心之德又豈有二事哉但別而言之使其部分位置截然不亂又合而言之使其倫理脈絡渾然無間也按此條

槩括朱子諸說甚暢語類有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又曰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言仁與到得私欲淨盡後便粹然見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為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按此尤黃氏大指所自出

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

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語類君子務本本立道生這兩句是泛說凡事

如此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交若上文所謂孝弟按語勢雖似脫開而意理自相貫注

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語類問世間孝弟底

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先生嘗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發出來便是孝○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口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後作一員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字又外一重寫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固非克己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是本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親始也不



得○問孝弟仁之本人亦有不盡仁何故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按此條見集註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正是有子言外喫緊為人處與上節不好犯上作亂意緒相生地分自別須知上節只慮虛作箇引子歸宿却在言外末二句也者其與四字低徊倡○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歎無限提撕

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

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語類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

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精義伊川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

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如何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能仁民能仁民豈不能愛物親墨子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或問程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為本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為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為行仁之本也○語類為仁以孝弟為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天之下大本之類是也又曰為仁以孝弟為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仁字是指

其全體發用處言之。又曰：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是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纂疏：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譬如桃仁杏仁中具生理，凡其根幹枝葉自華而實，無非生理之貫通。此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也。然生理貫通，又必自根幹而枝葉，其發動萌芽必有其初，以至於華而實焉。此謂為仁以孝弟為本也。按：根幹枝葉之喻，較一坎二坎三坎之說更精，且於務字立字尤易貼切。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

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語類：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

安頭伊川所以將為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一事也。○困勉錄：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兼此方見得行仁所以必自孝弟始。

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

已，曷嘗有孝弟來？文集：程子此語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

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怛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言江淮河濟，言木而不言梧桐檟棘，非有彼而無此也。然仁主於愛。

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語類：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說。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或問：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之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

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着。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說。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或問：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為為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我，而不可不為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為之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

其所不可不為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  
孝弟為為仁之本蓋以為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  
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為之有先後之序必先此先  
立而後其未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為彼而姑先借此  
以為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眾皆以是說求  
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語類孝弟本是合當底事不  
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  
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  
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此歸重務  
本方見得聖賢無所為而為道理乃益真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  
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語類只心在外便是不是別更  
有仁又曰只爭一箇為仁為不仁且如  
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  
悅人則不可○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

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  
矣○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  
令色雖未是大段奸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入悅便到  
惡處也不難○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間務為  
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又曰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  
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  
還在腔子裏否按此文人所當猛省○文集容貌詞氣之  
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  
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温  
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切求仁  
之要復何病乎○問修省言辭誠所以立也修飾言辭偽  
所以增也發源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原巧令之  
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為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入脅肩  
諂笑以喜隨人之類皆有所為也曰有所為之說甚善○  
說統巧令正是色取仁底人聖人勘破他心事聖人詞不  
只在言色上做工夫全不着心體故曰鮮矣仁聖人詞不  
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語類上章犯  
上者鮮對下

作亂者未之有而此言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問鮮矣仁集註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沾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太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精義呂氏曰君子言非不欲巧色非不欲令蓋修於外者本有所不立修於內者未足以兼之。或問言固欲巧而不可巧其言色固欲令而不可令其色今日欲巧欲令而不明此意則已疎矣且徒以修之內外為別而不知為己為人之有異亦未足以定取舍之極也蓋誠為己也則修於外者乃所以養其內而不患本之不立誠為入也則其飾乎外者安得謂之修其為害又豈但本之不立而已哉。按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神山甫之德令儀立而已。呂氏語意所本然徒概曰欲巧欲令則未免語病且此章契緊處在入已內外。○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辨非關本末故朱子論之。

非仁則知仁矣

或問夫子所謂鮮仁程子乃以非仁釋之何也曰夫子之言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

獨至者也程子則懼夫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中求少許之仁焉是以推本聖人之意直斷其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即仁也。語類通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

南武城人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

按此伊川之言也明道云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信已入大學章句伊川又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

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朱子謂被他稱停恰好。或問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出乎忠者。表裏之謂也。○語類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他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入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已謀。必盡為他人謀。不曾着心。得說道如此。便是不忠。○盡已之謂忠。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按編輯語云。盡字難說。才說盡時。便是不盡。此義尤精。○紹聞編君子不從形骸起念。故處已為入。其心一。致事之成敗利鈍。雖非吾之明所能逆睹。而理當如是。以為之處者。少有一毫之不

盡。即為不忠。蓋盡已之謂忠。到得盡已。則理之所可為。為已。為人皆無不盡矣。常說為人謀不如自為。為謀之盡。則為不忠。此猶是籠說。○語類問伊川以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義府以實之謂信。不但言當以實事。事當以實也。須知與朋友交。交字內便有許多來往。有許多事。在所謂以實者。循此事物。不違其實。是則是。非則非。可則可。否則否。其實然處。一毫姑且不得。此之謂以實。○五倫皆當以信。而獨係之朋友者。蓋朋友塗之人耳。而人不能廢。證不可解者。心相孚也。故利瑪竇謂朋友是第二箇我。其言甚有味。若不信。則無為貴交矣。○按盡已。是對照為人。以實是貼切。交友與絜矩。章引用發已。自盡循物無違。大指雖同。而取義差別。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精義謝氏曰。傳者得之於人。道自道我。自我終不能相合。而一惟習而熟。則道與我為一矣。揚氏曰。傳而不習。口耳之學也。○義府傳習廣說。靜存動察。心會而躬行之。皆習也。如顏子之亦足以發。曾子語之不惰。而後可謂不負師傳。曾子未逮。故省之。

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語類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照管不到日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問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太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太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未必盡因舉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人之本心固是不要忠不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重往往是有這軀殼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

知不覺流射到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又曰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註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了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紹開編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意已儘好但視曾子之日省則曾子又密又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補得曾子省身之意完足陳定宇謂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已則三失又將生矣。○說統此曾子母自欺之學吾身二字最真切人惟認不忠不信為欺人所以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得自己身上病痛便自一毫苟且不得三平字正是問心之詞舊解作自猜自疑尚隔又曰省字內含二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精密一是傲省之省極勇猛。○陳伯玉曰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與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松陽講義曾子一生臨履薄光景都在這省字上本無事不然如何只說三事只因此三件是入所最易犯

最難克底必於此斬盡根株則其他無事不然可知○愚按發口兩吾字煞甚森嚴身是吾身日是吾日若虛度一日即枉負此身曾子檢身如不及於此三者惟日兢兢直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其自治誠切所以得為學本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語類人若不忠信更無可

得說習箇甚麼○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按此○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其為傳習之本更不待言

求諸身精義尹氏曰曾子之三省誠而已不忠不信不習皆誠所未至也會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按曾子

之所守者約誠而已矣上蔡語錄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儆三省之說錯不可見不會用工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此亦不誠之故

而愈失其真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方其流為莊周之類

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勉齋黃氏曰為人謀則必欲實盡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太學既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為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哉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者之心而言也曰然則曷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號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之所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

何註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百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出華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方三百一十六里

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

氏咸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

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

疑故兩存焉或問此義疑馬氏為可據蓋如馬氏之說則

八百家出車一乘如包氏之說則八十家出車一乘凡車

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馬牛兵甲糧糗芻芘具焉

恐非八十家之力所能給也然與荀子王制之說不同疑

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傳聞言之故不能無

小誤若王制則固非三代古書其亦無足據矣語類問疏

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算不徹曰此等只要識

得古人制度大意如此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敬者

主一無適之謂語類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禱之無

至程字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

而言之身任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

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又曰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

精明○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

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

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

信於民也語類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

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集解敬兼動靜先事而

存因事而見此緊粘事字雖似專主動然自有先事一層

意在夙夜不敢康所為無小大無敢慢也信字蒙上事字

說下事不專是施於民信則就事之施於民者說兼政與

令言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雖時窮勢極不

無變化之權而自有至誠惻怛之真與民相見節用不是

吝嗇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聖人正就這上面還他無過不

及之謂節王制謂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此尤節用之

要領也人兼臣與民愛非姑息之謂也羣臣吾股肱百姓

吾赤子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春溫秋肅要歸於愛而已

時謂農隙之時集解隙與畢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則四

時皆有各隨其時事之隙而用之左傳春

命吾集註卷一

敦復堂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可証推此於築城作室當亦然○義府四時農隙也至冬乃役也○勞不再勞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也皆時也○輯言治國之要語此特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

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語類這三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述朱據此條五事只當

開說分說方與內註五者務本之意合如外註或推重敬信句或推本敬字及反覆相因等意固有至理然亦不必偏重不必過為糾纏只每句中而字串遞有交互意在不

可遺漏耳○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係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語類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

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益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又曰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此基本如何做去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

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

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

近而已矣精義尹氏曰以是五者道其國可謂言近而易

後世不先及此徒欲以刑政而為治者其亦不知本矣有志於南面者可以言近易行而忽諸○新安陳氏曰此言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楊氏曰上不敬則

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

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

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

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精義伊川曰：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張子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言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能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語類問楊氏云：未及為政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按此可見論所存不是空說存心，但未臚列政中條件耳。或問云：此以為政者之心而言，要是以實心行實政，故敬信節愛以時，即在政上見，而其所以無敢慢無敢欺無敢封靡無敢戕虐者，皆此心為之。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與務本意相發明。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語類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

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又愚謂五者反復相曰：敬信為下三事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語類人須是事事敬，方會信。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才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

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便急，征暴斂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會使民以時？按此是下因乎上，能如此而後能如彼。又曰：雖則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桑不奪其時。按此是上因乎下，既如此更要如彼。又曰：能敬便自然信，而能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

存疑謹字當訓敬慎。今日行之有常何也。

動作起居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也。信是說話誠實。即禮經幼子常視母誑之意。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

之謂。按此義。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語類問見而字相關。

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曰：不是人人去愛他。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自占便宜。

之類是也。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耳。曰：他下面便說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又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則流於兼愛矣。

○集解：仁謂仁者。只是渾厚篤實。有正人氣象。即在衆中看出。不必說深親字。有常與居遊時共談論意。○義府：親近仁人。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然小年習於放逸。敬之憚之。則必疎。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之遠之。故以親仁為難。

**六藝之文。**語類問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有餘裕。否曰：誰敢使道有餘裕。如愛衆親仁。

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四書通行有餘力。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然後學文也。○語類：詩書是太概。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義府：此夫子示弟子為學大段規模。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全在幾箇虛字上。討精神。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而又有餘力。則以學文。無一時一事而不範圍於天。○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

**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語類無弟子之職。

職以為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自大段好。又曰：且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弟。執事不敬。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尹氏曰：德要去學。不得。按後世俗學。每多坐此。真可浩歎。

尹氏曰：德

教復堂

一學而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游氏

曰：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眾而汎愛，交友而親，仁君子之務也。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為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為之，庇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孝不稱於宗族，弟不稱於鄉黨，交游不稱其信，夷醜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減質，其博適足以溺心，託真以酬偽，飾好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而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行，則驚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仇，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南軒張氏曰：孝弟謹信愛眾親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言當以此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己者矣。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言為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

之為聖為賢，蓋不外是矣。數言先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而推而達之也。愚按：父在斯為子，兄在斯為弟，此弟子所由得名。故孝弟為其職所最先，而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教之孝弟，所以接續其不學不慮之良，最是根本要務。以至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便是謹。一出口言而不敢忘父母，便是信。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便教他愛眾。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教他親仁。凡此皆推而達之之事。  
○語類：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弟而能弟，弟亦何用？按：此又專就德行中較本末。 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按：前

言學文必俟有餘力之後，則字緩讀。此下二條見愚謂力有餘力，則當以學文。則字疾讀。但洪氏之義尚淺。 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語類：問集註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

坎壞此蹇不得志也  
一曰不平也

此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  
蹇難也

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得考究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行亦不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條辨先行而後文固見重行之意才餘力便學文似亦不輕文而學文仍以善其所行則猶是重行之意也如此看更圓足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好善有誠也語類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為其誠也蓋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而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則古人之言其以德色相為消長舊矣○紹

聞編易字最有功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若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惟知賢之可好而其好賢者誠矣○義府人只有一箇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底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如此看易字最好○按註以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本文先自此開端可見賢賢是為學第一要着精義楊氏謂如九經之先尊賢於親親或問駁之然亦不為無見雙峯饒氏亦曰必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正同此意也○語類竭力謂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揜推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紹聞編子之事親分所當為力所能為而不自盡非孝也有得已而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已者皆不竭其力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語類致身是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註不有其身是不為身之私計也○輯語事君能致其身此是千古爛然直聲震世充之打此關不過耳○集解竭與致在兩能字上見其誠有一毫未盡不可謂能竭有一毫自顧不可謂能致致身兼常變言信為交友之道不獨在言此

處貼言上說。方言不欺。既言必踐。一語不肯欺人。四者皆正見他盡誠處。而有字須着力。與能竭能致。一。輯語學問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只在日用

倫理上辨取一誠字為難。故四項中皆以誠字作骨。○按學求如是而已。句本精義。伊川語類問伊川學求如是而已。句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愚謂子夏亦未必遽如此說。故子夏

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語類人固有資稟自好。不

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吾必以為已學也。○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有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畢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愚按末二句。有謂主未學之人而言者。未學而以為學。正以學求如是而已。非真謂由務學而然也。

有謂非疑其不學。正深嘉其學者。是坐實註中。必其務學之至。而特以生質之美作陪襯語也。由前之說。則真不免何必讀書之病。由後之說。則又將務學之至。坐入子夏意中。於理則是。而意或不盡然也。或問謂子夏蓋疾時人之不務本實。而徒事空言。且以為是非學者不能。故有激而云爾。看來雖曰必謂等字。不過姑抑揚其詞。而用意自在言外。見能如此。則必謂之學。不如此。則必不可謂之學矣。翻轉看。自有深意。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之事。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須善會。無容過泥。○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

本。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按此條發明內註未盡之意。子夏本指當作

如是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語類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然以夫子之言比之則不能無弊按朱子恐人因子夏之言至於廢學故載此條然非本指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語類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概說君子之道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安不重便不威人所易知也而所學亦因之不固人所不知也兩則字一氣貫注跌重在不固上見其表裏相符不威轉是中間一襯筆

平○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文集問主忠信之言後於不重則不威其意如何曰聖賢所言為學之序例如此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精義謝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抑退則揚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夫容貌衣服之間尚能移養如此而况視聽言動能自重哉學如之何而不固也則其儼然人望而畏之亦餘事耳○義府載道必以器不重不威謂之不固非其器也○松陽講義此是入主敬重即整齊嚴肅之意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大抵不重之病學者最易犯貌言視聽之間小小適意自謂無害不知為病甚大蓋學必深沉而後能固不重則浮學必鎮靜而後能固不重則躁讀書窮理之功必隨得而隨失省察克治之念必乍密而乍疎在初學之士必難成就即積學之餘亦定多走作按主敬義直抉出重字根柢語類亦云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必敬而後能不輕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

是為主焉語類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人若不忠

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

看自身能盡已之心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

於物則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而已此四

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

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

未便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

條辨集註事皆無實皆字甚該括故語類直將本章前後

都貫徹了今人見此句夾在四節中便道是平說大失本

文主字之義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入出入不常主

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為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

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

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有物乎語類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凡應接事

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此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

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精義游

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

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

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

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主於

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

執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又曰朋友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益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又曰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弊○松陽講義友所以輔仁與勝已者友始能嚴憚切磋以成其德然人往往往樂友不如已者一則喜其形已之長一則喜其揜已之短其損多矣雖不如已者亦欲資吾以成其德有難盡拒者然樂與為友之一念不可不戒也○精義伊川曰所主在於忠信所親者必忠信楊氏曰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或問二說如何曰此蓋不欲自謂人不如已而生自滿之心且慮夫必勝已者而後友之則勝已者又將視我為不勝已而不吾友耳其意已善矣然考之不詳而慮之或過則亦不得而不論也蓋人之賢否優劣隱之於心則有準則非彼我好惡之私

所能蔽也故學者之心雖不敢輕謂人不如已然至於接人待物之際或親或疎或高或下亦有不容以分別為嫌者故於齒德之殊絕者則尊而師之於賢於已者則尚而友之其不若已者雖不當就而求之以為吾友然亦必有矜而容之勉而進之是皆理勢之自然非我之敢為自滿而亦未嘗輕以絕人也彼賢於我者其視我亦若是耳又何自弃我為哉且世之陋者之所以樂以不若已者為友者其故亦可知已蓋樂於縱恣故憚直諫者之正已而不敢親安於淺陋故多聞者之少已而不肯問至於庸猥之流則喜其肆也夫其所以為高便僻佞柔之徒則悅其下已而足以自肆也夫其所以定取舍者如是是以賢智日遠而所與居者無非厮役徒隸之人雖有美才良質亦且忽不自知而墮於小人之歸矣是則聖人安得不一言以警之然亦曷嘗使之輕為自滿而謂人莫已若也蘇氏之說蓋得其略而謝氏所引申顏事亦甚善○蘇氏曰世之陋者樂以不若已者為友則自足而日損故以此戒之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如必勝已而後友則勝已者亦不吾友矣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

敦復堂

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入之過一日不見則不  
得聞吾過矣人不可與不勝已者處鈍滯于人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

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四書通此過也而集註以為

心悖理為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為善自治不勇則過必

流而為惡○輯語知過不改其病只坐一憚字又曰只憚

改時意已大病不必論後日也○紹聞編憚改有因朱子

謂畏難而苟安夫既知為過則改之何難而人所以難者

必有病根難自克也且如好酒足以致疾此利害之尤切

者而人憚改者多矣○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

此為遷善改過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精義游氏曰孔子曰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

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勝

計哉○語類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

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

是壞了四日事今日只是憚難過了日子又曰最要在速

字着力凡有過若今日不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

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輯語勿字如旗脚之麾正有力

氣在愚按勿字有力則字尤有力正在當下斬釘截鐵註

中一速字正為攝魄追魂○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謝氏曰

當分為四事自重忠信友如已改過學者闕一不可○勉

齋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

則其德進○南軒張氏曰學以重為先重者視聽言動之

際不敢以易也夫然則暴慢遠而德性充其思必謹其行

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

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不忠

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主乎忠信則立於

實地德所以進也取友當求勝已者曾已之不如則惰志

敦復堂

而害德矣。過勿憚改，見過則速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憚之故耳。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中以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矣。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按四項本平說而四者之中忠信尤要語類之言無可疑者。游氏云以威重為質，質乃質幹之質，即朱子所云外面扶豎起來之意，學以成之，所以成此質幹也。蒙引作資質看，誤矣。下面提學之道，領下三節分。出主輔而終以改過，以見皆君子為學之事。然提學字未嘗兼及固字，蓋忠信與威重，自分內外，不固即在，不重處見不必與下文牽合而講。家以固學貫此，尤說之陋者。○存疑成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是下箇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

之，其德亦歸於厚。

精義伊川曰：居喪盡禮，祭祀致誠，慎終追遠之大者也。四書通古註云：慎終者

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字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字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復其本然者耳，豈有增益之哉。○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小予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蘇氏曰：畧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語

類慎終追遠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伊川說凡事皆要謹終追遠但本意只是為喪祭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

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

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義府親終之時苦痛哀迷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

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慎終語類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如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想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問如何謂厚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

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死之禮如附身附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忱如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文集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已上之人所當為不為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亦知反本盡誠可以施教化而出治道矣太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與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曾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章之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

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

陳人

子貢姓端木名賜

衛人

皆孔子弟子或曰

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輯語亢意只在求與字却從求字轉出體貼抑字便見故子貢亦不更辨與字○集解是邦是字甚活見得不止一邦至於二字見非有欵洽之素其政即其國君所舉行之事間有謀畫商確意子禽疑處在必字上生

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温和厚也集編和兼厚字方盡温之義和如春良易直也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

良是良善猶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云白直之直所謂開口見心是也又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集編莊主容敬主心恭莊敬也自中發外故曰恭儉節制也語類儉非止儉約只是常收斂之意集編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愚按用力二字宜渾聖人之裁制亦出於自然讓

謙遜也集編謙謂不矜已之入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

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此乃盛德之

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如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温恭允塞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說約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是一時俱形底湊合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

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語類聖人之

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厚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最要看得此五字温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或問末二句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如孟子之

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若謂天子欲聞其政而為是甲與以求之則失之矣。義府聖人之心不自知為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容亦非溫良恭儉讓所能盡惟當與邦君相接之時就其煦然春風和氣而謂之溫就其易直子諒而謂之良就其莊敬而謂之恭就其收斂而謂之儉就其不欲上入而謂之讓是五者雖殊而皆有不言而飲人以和之意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夫忘機可以狎鷗而至誠可以孚豚魚况於人乎故凡曰彼異國人不以可告以國虛實此起於方寸之中彼疆此界也聖人方寸之中無彼疆此界故見於外者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那君接之者胸中雖原有彼疆此界亦一時消融以遊於聖人之天矣雖欲不聞其政豈可得哉按此條看得字渾然以字自無迹○集解時君敬信以其政就而問之似說與亦得但說是與則權屬邦君矣邦君豈盡嚙咨訪落求治若不及夫子盛德光輝起人敬信如桴應鼓那君自有不能不與者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無關於與自不待言末只借他求字畧作反照意自豁然

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

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勉學也。語類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

而不猛恭而安。輯語人看得此五件平淺不足以槩聖

之妙原懸起一層在五件上正不當看低此五件也。迹

朱聖賢說話各有地頭後學說書亦當各顧本旨如要見

聖人全體自當如子溫而厲章而夫子之感動那君却只

在光輝接人處况為子禽淺人說尤不必說深也子溫而

厲章固見聖人中和氣象也須識得窺豹一斑便見全體。○謝氏曰

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

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

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集解〕子貢雖只就夫子與時君相接處說然善學者即此五者可以想其德容之全體即容之發於外可知德之蘊於中雖千五百年後猶當興起則當年之過化存神何嘗不即在德盛禮恭之內〔註〕一亦字與謝氏三亦字正見子貢形容之妙而舊解每以此為不足於子貢之辭徒滋學者之惑耳豈復欲入潛心勉學之意乎張敬夫

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胡氏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彼既語夫

子以政矣未聞一君舉國以聽其所為然是亦可以為之兆也而聖人一言不契則委而去之在濟時行道之心雖篤而未嘗屈道以信身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語類〕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父沒

然後其行可見〔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之志行之未形者行志之已形者也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語類〕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

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在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夫子云云然又必能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

孝矣〔語類〕上二句觀入子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



率改之亦未善也。○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急遽改之似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太過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

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

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語類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

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並載之使互相發或問尹氏得

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

率意改之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

○文集問三年之間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

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

為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遂遽改以從已之志則不孝亦大矣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歿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當自專况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非聖人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為入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遇之不同則亦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能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何如但不忍之心不可無耳又曰必不得已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如武繼

○集編為入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如武繼

文志則終身不改宜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

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三年

論吾集注本義

卷一 學而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  
泯改爲之迹不亦善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類節者等級也文者

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

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

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

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

如冠婚是人事冠禮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天子冠

禮當如何諸侯當如何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

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

根於中儀謂容儀有燦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

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

有入事之儀則。紹間編此二句且虛解箇禮字書曰天

秩有禮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

儀之則以定命也此實禮之所自來此處未可着聖人說

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語類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

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

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按

此卽所謂益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

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語類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

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理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

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入皆是合如此呂與叔云自

新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

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

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入須要知得此理

則自然和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

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直卿言禮之

用和爲貴今觀內則一篇子事父母之禮嚴矣然下氣怡

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

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禮如此，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義府禮者何也。彼此相交，而交接之儀，文也。而和也者，即交接中藹然真意相浹洽而不相閼者，也。三千三百者，其介然有辨也。乃所以為驩欣交通也。其秩然有等也。乃所以為稱物平施也。如許多朝廷之禮，君臣相與交接者，必一德一心，都俞吁咈若唐虞之世，乃謂和。不然縱堂陛森嚴，不貴也。如許多家庭之禮，父子兄弟相與交接者，必慈孝友恭，蒸蒸無間，乃謂和。不然縱定省溫清，不貴也。愚

按集註禮之為體雖嚴二句，意在申明天理是和字源頭。語類已詳言之，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便貼在人事上。是和字正位，采義府說方見得。乃為可貴處，義固不相悖。然正須見得一德一心，不出堂陛森嚴之外。父慈子孝，即在溫清定省之中。原是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適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輯語禮之用，以從容不迫為貴。從外若以和用禮，分明自有箇和在矣。只緣用字看得不的，其病便蠡起。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或問禮之所以有是品節之詳者，皆出於人心。非以入之，所不欲者，強之也。故行之雖或甚苦，而自有以不失其和。若不本於此，而徒勉強於儀貌之間，則是徒禮而無和矣。○紹聞編禮之用和為貴，是說理先王之道，方是。指制禮之聖人說。先王之道，正惟有得於此，而非強世。此其所以為美，而天下宜之。後世安之，小事大事無不由之。則無不可行也。按斯字正指禮中之和言，與下節反照。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

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

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語類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在禮外曰只為

他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為

自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不如疾行先長

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有禮而不知則尚

是存得那本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

又自有輕重○問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

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如何却會不行曰只是立心要

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

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

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條辨有所不行是樂起

知和二句與亦不可行也首尾相應註謂承上文而言正

討亦不可行亦字之脈以禮字矯強不可行見得這和便

可行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以其為禮外之和斯亦不可行

也○知和而和時解都謂病在知字却不盡然病在而和

而字不以禮節之不字而字是他心裏要一於和不字是

他一味流蕩而不顧只是徒知和之為貴之知原不曾知

得和之所以為貴耳今人解成可由不可知大是鶻突按

語類云人須是窮理始見得這箇道理合用恁地使自不

得不恁地朱子何嘗不要人知但恐知得的耳○說統

禮字節字和字不要看作三樣自其節處即是禮自其節

之自然順適處即是和離節是流不是和便不是禮如何

論語集註

卷一

三

敦復堂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

勝則離樂勝則流本樂記此章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集編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

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

初無二理○按伊川將樂記二語分領兩條於本文只添兩故字一以字一而字一者字而一章之指已了此亦何

減明道言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

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語類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

只管恁地推將去○問謝氏謂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

也又曰和是碎底敬是一箇敬才有兩箇便不敬矣和則

便是和處又曰敬只是中節一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

好處皆是和但敬存於此則氣益磅礴自然和○通書

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

說得最好○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思謂嚴而泰和而節

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

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新安陳氏曰程范借樂字以形容

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按六字將上下二節分看合看反覆看無非此指即語類所謂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有子始終只此一語類

多此則尤其看書歸宿處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慶源輔氏曰此信字只是約信若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義者事

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四書通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

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

輕下二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語類因猶今人倚靠人之意親如親仁之親宗即是主字

如主譬由之主又曰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

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語類如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

義則不言言之則必可踐而行之矣若不先度其宜則所言將有不可踐者以為義有不可而遂不踐則失其信以

為信之所在而必踐焉則害於義二者無一而可是不先

度之故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

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

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入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

過則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

下二段亦應如此看輯語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

復只在信時可之理已在語類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如與上大夫接而用

女下大夫之恭是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

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問恥辱是在人在已曰兼

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

答這便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

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按此言恥辱兼過不及又曰去

致敬那人合當拜却是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

近日近只是合。紹聞編此四句體察於日用常行易其言而不可踐接人待物素無準則恭不合禮非不及即過此等病儘多士大夫相狎以非禮之恭習以為常下之事上甘於自屈而不以為辱其傲者又不知無禮之不足自大而反為恥古人下字寬故於義與禮皆曰近如正顏色斯近信矣即是信了。說統此專為當時足恭者戒只主過一邊說恥辱二字相連恥由內生所依者不失其可辱自外至按此與語類異而義自可通

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語類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因是最

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入於不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去相似又曰且如做官與箇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所薦舉便是宗他了如與好人相親後受他薦辟這便是可宗。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而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因之則後自有

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輯語因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即事作緣不必遽作求友看然其中或亦遂有足為朋友者其初必有所因而交故謂之因。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同列五倫內平生關切身心不多數人者是也其餘自尊貴及閒散卑下之屬雖踪跡極密皆後來旋成朋友然初因也非朋友也故因字所該者廣古今朋友之變亦多從因字錯來不可不省。紹聞編因在先宗在後如孔子主伯玉其初何以相知此因也此二句士大夫體察於身亦為警切。集解因親宗語類訓釋字義分作三層究竟本文只有兩層無三層也。因與宗對親字橫擔中間暫時依傍也是親久久宗主也是親總以得其人為貴耳與上兩條只一例看。親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字貼入說以道言不以情言

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

自失之悔者矣。語類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

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須思量到無弊處也○  
 義府不義之約無禮之恭匪人之因合下便差豈待慮其  
 所終哉然君子與人交接自是一時四方不面俱照到則  
 慮終是也謂以慮終之故而謹始則非也○按此又從集註  
 翻進一層然細思實不相悖○輯語此章作傍理寡過之  
 思是降一步說松陽講義曰處世必求其盡當猶恐多失  
 若先以僅可之念自處其弊可勝道哉可復可遠可宗計  
 其將來正以盡其在○四書通因仍苟且四字只是一  
 且字其始且如此則後有不可勝悔  
 者矣故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

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語類須是見得自家心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

義府君子之學始於立志以安飽為事者其無志可知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語類

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問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嘗苦於不足言嘗苦於有餘○文集謹於言亦不專為恥躬之不逮凡言語皆當謹也○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

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語類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

言行之是非按此是格上說又曰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功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問就正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太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按此是離上說然細思當以前說為正○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求安飽而不敏行謹言



有甚意思。若只敏行謹言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或問小註：此章語句緊切，作三節說實。一氣急下，又曰：然猶不敢自是，此正見其好學深心。合訂捨却上三節，別無可見其好學處。然只將三節攤開散說，便不見其孜孜矻矻、一層進一層意思。註中志有在於無求安飽，內已透敏慎，然猶不敢自是，於敏慎時已涵就正。皆是極寫好字。四書讀好學何事不紛情於世途，不後志於長傲也。澹於欲，故入乎。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理不甘為庸俗，故下於聖賢。

之聖人之所共由者也。

輯語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然此節道字只重有此

道之人。蓋謂此人之身與道為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

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

乎。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不狗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有非所當敏，而所謂慎有非所當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為好學也。正者，正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為就有道也。四書通必無求，然後見其好之之志。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甚難得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

慶源輔氏曰：為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為卑屈。故多求而諂為富所張，則

氣隨以盈而為矜肆。故有悖而驕。

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

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

富之外也。

語類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貧無諂富無驕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

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條辨驕諂最是壞字今但無之不過較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者知自守耳子貢是

貼定貧說無諂貼定富說無驕言貧而能無諂富而能無驕首一字頓而字轉下見持守得貧富定之意則其未

能超然於貧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集解驕富之外可知。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諂亦要

看得細蓋居貧處富有一毫自屈自矜之意便是驕諂無可亦不得遽下不足之辭。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

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貧富之

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性情而貧富不能解也。胡氏曰貧而樂非顏子不能富而好禮非周公不能。

語類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

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禮不恚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

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

于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舉其重者耳。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不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可粘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

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兩

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

禮之實。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樂字全是心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

好之則在心也體既安舒鳥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鳥得有矜肆却暗關上兩句見得有未若意。存疑驕是奢而

犯禮無驕是制節謹度不敢違禮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又不足言矣。條辨子貢兩而字是粘定貧富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一學而

四

敦復堂

說夫子兩而字是脫開貧富說貧而只是樂富而只是好禮離了貧富這樂與好禮自在即值了貧富未嘗增添得些子。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

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語類

問先貧後富則是子貢亦嘗如後人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或問無諂無驕可謂有志而能自強矣。子貢雖未免於貨殖然以其志之所存與其學之所至庶乎其能然者。故以質之夫子而審其淺深也。按何如二字隱然有自足意。語類。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蒙引。夫子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集註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是言外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

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或問治骨角者切以

刀磋以鑪治玉石者琢以錐鑿磨以沙石大抵切琢成形處則云已精而益求其精蓋對上節可也。未若而言故詩句雖同而取義自別。子貢自以無諂無

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

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語類。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

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子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他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他一步他方

知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愚按義理無窮雖不止言貧富而處貧富之道未嘗不在其中。集註大指歸宿在末可自足上與上文可也。未若正隱相印合未句其斯之謂謂即指義理無窮可謂照上可也。未若亦可但實粘則下節知來無地故勉齋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好禮為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看來。脫上則觸發無因粘上則會心不遠。因斯而推到凡學問之功都是如斯子貢當日正似并行若窮忽又無際恍然躍然。恰得詩言為之寫照此夫子所以有告往知來之歎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語類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知其

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葉氏曰若淺看切磋琢磨之語不過形容樂與好禮勝於無諂無驕止就此一事說如何下一往字一來字往者是只就貧富二事言之是所已言若切磋琢磨是統形容學問義理一節高一節一步闊一步此却是夫子所未言而子貢能解悟所以謂之知來。輯語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於學問引伸觸類進取無窮耳這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陳伯玉曰凡人學問有如行路山窮水盡處須別覓一蹊徑夫子拈一未字可味悟到時樂與好禮非往處切磋琢磨非往處更進亦非往處。說統。愚按此章問答其淺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

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語類固是要進

可進第二步。四書通既切而復磋既琢而復磨。學者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子貢引詩是發夫子言外之意也。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學者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集註又因子貢之引詩而發其言外之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而不知人則是

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精義范氏曰學以為己非求人知也故不患人之不知然道積於中則德見於外未有不知者也若己不知人則賢者不得以為師善者不得以為友何以進其德矣故人有能而已不知君子之所患也楊氏曰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知不知無以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誠淫邪

遁之辭足以妨道而亂德其為患也孰甚按范說重是與  
正楊說重邪與非不若註中完備故或問以為各得其一  
偏而范氏未有不知之云楊氏求為可知之說皆非此章  
之指語類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  
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  
此條以知己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  
裏面做出又曰不患人之不知而患己之不知也今人都倒  
做了工夫問知人是隆師取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  
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  
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  
明人之賢否宰相不能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  
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或問小  
註患不知人當思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  
役焉就入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  
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己身心  
上按不知人由於未嘗知言窮理是可患前一層不知人  
無以親賢遠佞是可患後一層集註主後說然前一層正  
須見到薛方山曰要在自己窮理正心平氣空鑑此為探

原之論。語類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意雖若同而其意皆別。患其不能者言患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期人之必知。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入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說統此夫子於患不已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却就他患心上去點醒他。義府不知人之可患即此不知處便是失却眼孔也。

論語集註本義滙參卷一終

